



“来，小妹，喝汤了！”二姐轻柔地呼唤像和煦的春风，轻轻撩动我因病痛而混沌的意识。我勉强撑起身子，斜靠床头，极力遏制如潮水般不断翻涌上来的呕吐感，额上冷汗涔涔。待稍稍缓过劲儿时，一条温热的毛巾轻轻拂过脸颊和双手，瞬间驱散了身体的些许不适。随即，一小碗羹汤递至掌心。

这是一碗泥鳅羹，像黑芝麻糊，袅袅热气裹挟着淡淡的腥气扑面而来。刹那间，我的胃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搅动，剧烈地翻腾起来。强做几个深呼吸，我告诫自己：一定要喝下去！于是凝聚勇气，屏住呼吸，将半碗羹汤一饮而尽。二姐满目关切，看我喝完，小心翼翼地安顿我靠回床头，待确认我神情安然后，才悄然收拾碗具离开。

患病半年多来，在每日上午和下午的饭点间隙，泥鳅羹，这道特殊的“点心”总会准时出现。它承载着二姐满心的期许与关爱，是医生开出的“良方”——泥鳅，这种水中灵动之物，素有“水里软黄金”的美誉，对化疗后的我而言，多食可助力体内白细胞的复苏。那时，我手术后每隔三周去医院做一次化疗，每次都看到不同的病友因体内白细胞过低而出现高烧、休克等症状，不得不返院治疗，所以化疗后关注白细胞含量成为我回家养护的头等大事。

于是，那个自小对泥鳅心生厌恶的二姐，在精心筹备我的一日三餐外，一头扎进了泥鳅的世界。她穿梭于市井街巷，只为寻觅上好品质的泥鳅；她克服内心恐惧，亲手操刀宰杀；她埋首书卷菜谱，钻研烹饪之法……那些时日，一桶桶泥鳅像八方“援兵”，通过二姐的一一嘱托，在亲友的手上传递，从各个偏远村落陆续汇聚至我的家中。

起初，若我能如普通患者那样不挑食，二姐烹制这道菜倒也容易些：清水透

泥鳅羹

□陈进

净泥鳅脏腑，掷入沸水锅，待煮熟捞起，撒些盐巴、葱花，便是最有营养的吃法。可我偏偏闻腥即呕，见我因这泥鳅汤呕吐不止，二姐一脸焦愁，内疚未能弄出不带腥气的泥鳅菜肴。

二姐是一位中学体育老师，却酷爱建筑学，对建房、装修那些图纸和计算一目了然，曾亲自设计修建过几栋楼房，装修过十多套房子：她熟悉法律条款，对新旧民法了然于心，帮助亲友处理过多起家庭纠纷案；她敢于动手，重活细活都大胆地尝试，拿过电锤也修理过手机；她遇事不慌不忙，总能找到最优解决方案……二姐懂的事情很多，胆大心细、精力充沛，又极富爱心。在大家心目中她无所不能：父母有事呼她，姐弟有事呼她，亲友有事也呼她。多年来身边的人习惯性依赖她，大事小事喜欢听她的主意，她成了大家的主心骨。二姐是个热心肠，也乐意为大家排忧解难，所以她总是很忙，电话接个不停，车子跑个不停，出力出钱，不求回报。她主动来照顾我的时候，刚把住院康复的母亲接回家……而我，那时不想给她添太多麻烦，可是漫长的治疗让身体每况愈下，我对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无能为力，常常想做些减轻家人负担的事情，却次次添乱。脑子里刚有某个念头萌动，情绪便马上像失控的风筝一样起伏难平，恶心之感随即如猛兽般汹涌来袭，弓腰驼背间，呕吐风暴再度肆虐。

为寻良方，二姐再试新的菜谱——炒泥鳅段。此菜讲究，泥鳅需鲜活宰杀，以保证肉质鲜嫩，这意味着二姐要

直面心魔。二姐从小不怕事，从未因为做任何事而哭过，哪怕挨打也很少哭，但她就怕泥鳅、黄鳝和蛇类。这些滑溜的家伙，曾屡屡吓得儿时的她惊慌失措，大哭不止，哪怕电视画面里偶现其影，也会令她心生忧虑。而此刻，她手持漏勺，捞起一条活蹦乱跳的泥鳅置于案板。那滑腻之物仿若邪祟，让做事有条不紊的二姐还是乱了阵脚。只见她表情凝重，眉宇深锁，一次次调整呼吸，咬着牙，手也抖得厉害。她几次欲伸手按住泥鳅，可怎么努力也没下得去手。无数次尝试后，她终于冲破了那道无形屏障的阻隔，左手食指、中指如钳子般夹紧泥鳅脖颈，待其头从指缝间露出，能稳在菜板上的一刹那，右手菜刀疾挥，狠拍两下，利落地切掉头部。当几条无头泥鳅入了碗，她才眉头舒展，长舒一口气。加盐、料酒和姜片，搅拌间，泥鳅渐次安静。切成寸段，佐以香菜、葱蒜爆炒，出锅鲜嫩可口。

初尝貌似符合我的口味，奈何啃咬吐骨的动作仍如“催吐魔咒”，几段入口，呕吐之感再度席卷。辛苦烹制的营养餐，又变成了泡影。家人满心焦虑，二姐更是愁眉不展，在厨房转来转去，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焦虑过。望一眼那满盆泥鳅，再瞧我萎靡之态，在我小心试吃了一餐肉丸没有出现意外后，她想到了绞肉机，随即就买了个回来。杀好、去腥的泥鳅入机，转瞬骨肉化泥，添些许水淀粉搅匀，入沸水锅轻搅，顷刻间，一碗浓稠的泥鳅羹便大功告成。

这羹，散发着泥鳅蛋白质独有的馥郁气息，在二姐满怀期待的目光里，我抬手、仰脖，缓缓入了胃。没有呕吐之感，二姐大喜。自此，泥鳅羹正式成为每日必备的营养辅食。两百多个日子里，上午十点、下午四点，那碗香气氤氲的泥鳅羹准时出现，不稀不稠，不凉不烫，一如

二姐的关怀恰到好处，我孱弱的身体得到浇灌，也一点点恢复了生机。我比其他病友幸运，八次化疗回家护理过程中，没有因一次意外而返院治疗。二姐的眉头也渐次松开，可忙碌的身影从未停歇。她呵护的从来都不止于肠胃，偶尔讲的笑话、开的玩笑、亲昵的拥抱，总是暖彻心扉，像极了母亲。

如今，我已康复，二姐亦无须再与泥鳅“鏖战”了，可她并没有因为做了长时间的泥鳅羹而改变对泥鳅的讨厌情绪。餐桌上，偶见泥鳅作为珍馐登场，二姐便摆手示意移至远处：“这玩意，不看、不碰、不吃，免得头皮发麻。”见到二姐面对泥鳅的窘态，我想笑，泪水却不由自主地涌出来。盈盈泪光中，恍然看见二姐那些时日在厨房咬牙颤抖、操刀对泥鳅“大开杀戒”的身影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)



手作清明粿，情感的记忆代码

□张平念

在离家不远的农贸市场，我知道有位老太婆专门卖盐菜，并且她卖的盐菜味道很正宗，我时不时地照顾她的生意。果然，老太婆见我来到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才从坛子里抓出来的，你闻嘛！”

哪里需要闻？多远都能够嗅到老盐菜独特的香味。

“来两斤”，我“大手笔”了一回。

其实，每一次做清明粿的馅，只需要一两个盐菜头即可。

我今天要做的是腊肉盐菜头馅的清明粿——

但凡美食，必有一番复杂的程序掺杂其中。

回家把肥腊肉洗净煮熟，切成小粒状，盐菜头切成片状，开水煮去多余的盐，待盐菜头发涨了，盐味尚余一半，捞出切成小粒状，然后与腊肉一起下锅煸炒，待炒出腊肉与盐菜的混合香味，起锅装碗压实，放冰箱冷却，让馅料不散才能方便清明粿的包裹。

把洗净的清明菜清淘干净，用料理机搅打成糊状，加入糯米粉使劲揉搓。这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：一份糯米粉加入十分之一份的面粉，做出的清明粿才会有形有状，不然，用单一的糯米粉做出的清明粿很容易成稀糊状，里面包的馅也可能漏出来，影响美观与口感（如果清明菜浆用不完，用保鲜袋装好放冷冻室存放，下一次解冻后仍可使用）。

揉好的糯米面团，尽量干一点，像做包子一样，把腊肉盐菜馅灌于其中。

在此特别提醒好吃肉们，在包清明粿之前加入野葱细段于馅中，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。

清明粿不要包裹得太大，一手盈盈可握，成形后，在蒸格上垫一层冬寒菜或

白菜叶，冷水上锅蒸，待水开涨后七八分钟即大功告成。

揭开锅盖那一刻，但见腊肉盐菜馅的清明粿，颜色嫩绿、外皮油光泛亮。一嘴咬去，清明菜混合着的腊肉盐菜味道，以及油脂的冲撞，一时吞咽不下的糯米黏性，简直就是味蕾快感，满口溢香。

清明是心头的一缕烟，烟中飘荡着无尽的思念；清明菜是心头的一只船，船上满载着浓浓的牵挂；清明粿更像心头的一杯酒，酒中盛满了沉重的哀伤和家乡的味道。

清明粿更是一种神奇的东西，它和节庆一样，为人们代代相传。想象一下，农耕时代温饱尚且不易，能够通过这种特定节日制作美食，既满足人们“民以食为天”的基本诉求，同时也是一份比较好的借物思情的纪念方式，更是让远在异乡的亲人记起家乡，释放浓浓的乡愁。

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，在历史的衍化中诞生的美食不知有几千万种，但此时此刻，勾起我和众多人强烈食欲的非清明粿莫属。通过清明粿，我还体会到人类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个生命的接力。

每个节日有每个节日的印痕，每种美食有每种美食的制作方法。在未品尝之前，也许你对它并无过多的记忆；但一旦品尝之后，也许就是一辈子的心结。在家乡万盛，儿时记忆开始的清明粿，便深深镌刻进我的情感，它不是一种美食的品尝，还掺进了我对家乡万盛深深的眷恋。

清明粿，无异于我的情感中沉甸甸的记忆代码！

(作者退休于万盛经开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局)



蛇年清明未到，在家乡万盛农村土坎田坝，到处就可以闻到野菜的味道了：侧耳根、荠菜、蒲公英、野葱、蕨菜……那些嫩嫩的黄、新颖的绿、淡淡的粉、优雅的白，那些泛绿的树枝、和煦的阳光、湿润的泥土……满鼻是春的味道，满眼是春的颜色，让人惬意无比。自然而然地，大自然毫不迟疑地赠予我们天然的野味中，清明菜，就成为我们接受大自然馈赠的首选。

选个大年与清明节中间的阳光日子，我与友人相邀踏青。

抬足举步间，惊喜地发现一簇簇、一团团的清明菜，它提醒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

但见清明菜，灰白、灰绿，相隔其中，相互攀肩，有的头上还挂着晶莹的小水珠，春风一吹，闪着亮光，啊，这就是最时令、最地道的清明菜颜色。有的清明菜开出了淡黄色的花，像是为点缀清明而盛开。我恍然醒悟，如果不在清明菜上做做文章，就是对春天的来临无动于衷。在一大片荒废的田里，清明菜长得特别茂盛，纵容我们一来一次奢侈，只掐那上面最嫩的芽，甚至像采明前茶一般，只取最上面两片叶的清明菜。不一会儿，就掐了足足一大包。

见到清明菜，我心里暗暗发誓，要做一次不同寻常口味的清明粿。



听潮

□韩德洛

芦苇向春风深鞠一躬
绿，开始从它的根部向上奔涌

我向江潮投去炽热的目光
律动的苍白，却吻得我的双鬓
落雪丛生

裹紧失乐的怀抱，在眼底构建
围城
用柔软浇筑成的坚硬，抵住人
世的刀锋

残阳迫近黄昏，情怀也在极限
地跌入空洞

盛满浩荡红尘的耳、目，终灌进
一片冷淡的涛声
(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作协会员)

养蜂人

□谢子清

有多少蜜蜂就该有多少花朵
有多少花朵就该有多少春天
对于这道稍显复杂的数学题
养蜂人通常无法解答
他们的思考更趋向实际
比如多少蜂桶才能装下他的王国
多少脚步才能无限接近花蕊
多少路程才能跑赢四季轮回
多少光阴才能沉淀为一口蜜
养蜂人会在奔波途中捡到答案
幸运的话五年十年即可破译
而有的耗费半生仍未参透玄机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